

英语专业学生说服话语中说服性标记语研究

袁兰

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参照 Biber (1988) 多维度分析法中提出的说服性标记语，对英语专业学生说服性话语中的说服性标记语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学习者说服过程中情态动词使用频率较高，且表达情态意义的方式较为单一。对部分情态动词的情态意义和使用语境掌握不够准确。学习者较多采用低值和中值情态动词。学习者主要采用 if 引导的条件从句，较少使用其它连接词引导的条件从句。不定式出现的频率较高。本研究对英语口语教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说服标记语；说服话语；英语专业学生

DOI：10. 64216/3080-1494. 25. 10. 046

引言

说服是人类的交流活动，试图通过修订其他人的信仰，价值或者态度来影响他们。说服的作用是试图塑造、强化或者改变他人反应^{[1]p142-143}。说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演讲者希望说服其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商家希望说服客户购买自己的产品，家长希望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建议。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接受，说话者的话语中会出现各种说服性标记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交流更加频繁，英语专业毕业生深度参与国际交流，良好的说服能力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

1 文献回顾

1.1 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国外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语言特征的共现型式应用于语域对比研究。Biber 基于语料库和多元统计技术，在分析 67 项语言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维度分析法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DA)，考察书面语和口语语料等多个语域所体现的语言特征^[2]。Biber 在实证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说服性标记语包括 6 项语言特征值——表“预测”“可能”的情态动词，表“必须”的情态动词，条件句，“说服性动词”，不定式以及“分离助动词”。这些语言特征值可以表明说话者的说服力，即说话者自己对可能性或可取性的评估。与第一人称代词一起使用时，表预测和可能的情态动词表达意愿，如 I will go；其它情况下表示对可能性的评估，如 It might rain。说话者使用表“必须”的情态动词和说服性动词，表明说话者试

图说服听者某些事件是可能的或者是被期待的，如 You should go。这些功能都可以被认为是说服的显性标志^{[2]p168}。

1.2 相关研究

语言是说服交际最常用的媒介。自从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学研究开始，学者们对于如何说服他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话语内容对于说服是否能成功至关重要。同时，怎么说有时和说的内容同等重要^[3]。语言风格 (linguistic style) 包括各种语言和副语言现象，如语速，语言中使用的强烈情感和主观性程度，语言的间接性等^[4]。对于语言本身的“力量”与说服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演讲或文章中出现回避、犹豫、附加问句、礼貌用语等“无力标记”时，说服力会下降，每一种标记的作用不尽相同^{[5][6]}。

国内学者也对说服现象进行了研究。对名人演讲中停顿的语音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停顿在增强演讲的节奏感和表现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间接影响说服效果^[7]。以英语专业四级口语考试录音为语料，发现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中凸显了高说服力，主要源于大量情态动词，尤其是义务情态动词的过用^[8]。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中美大学生说服型演讲中的模糊限制副词进行了研究，发现中美大学生在模糊限制副词使用上有很大相似性，但中国大学生对某些高度可能性副词及低度可能性副词缺乏足够的认知，使用近似模糊限制副词时缺乏正式文体的意识^[1]。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对英语专业学生说服话语中说服性标记语的使用情况研究较少。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尝试回答下面两个研究问题,一是英语专业学生在说服话语中采用了哪些说服性标记语?二是这些说服性标记语的频率和分布情况有什么特征?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笔者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库 ESCCL(English Speec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中随机抽取了 30 组与说服相关的对话进行研究。该语音库自发对话部分由来自全国十余所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完成。录音前学生被告知录音与考试无关。学习者从 14 个话题中随机抽取一个,准备 10 分钟,两人一组展开对话并录音^{[9]p97}。本研究所采用的说服话语以下面的形式给出: Make up a dialogu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given below: One of your friends coughs continuously. You know he is a heavy smoker. Persuade him to give up smoking. 抽取的 30 组对话中,18 组对话发生在两个女生之间,9 组由两个男生完成,3 组对话由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共同完成。

2.3 研究工具

30 组对话选出以后,笔者利用科大讯飞转写工具将 30 组对话转写成文本,对照声音文件,对文本进行了检查,确保转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于语法不是本研究的关注点,所以对于语法错误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同时,对于重复、修正等非流利现象,如 YOU CAN USE, you can have chewing gum instead of cigarettes when you want to smoke(ssd-18),这里情态动词 can 所在的结构中进行了修正,can 出现了两次,但在统计情态动词时只算一次。对照 Biber 提出的说服性标记语分类^[2],标注出所有需要研究的内容。根据说服性标记语出现的次数,本研究重点关注情态动词,条件从句和不

定式。数据利用 SPSS17.0 进行统计。

3 结果与讨论

3.1 情态动词的使用

30 组对话中,情态动词一共出现了 260 次。在两分钟左右的对话中,每组对话平均出现了情态动词 8.7 次。梁茂成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和本族语者在笔语中情态动词使用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中过多使用情态动词的趋势十分明显^[10]。徐鹏发现英语专业学生在专业四级口语考试中也存在用过情态动词的情况。本研究与上述研究有同样发现^[8]。马刚、吕晓娟指出,学习者超用情态动词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英语语法教学中一贯强调语法形式的准确性而不是语用意义上的恰当性,情态动词没有词形曲折变化,学习者使用起来较为方便;二是一些语法书只简单的用汉语介绍了情态动词的语义,学习者只记住了英汉情态动词对应的语义,使用时寻找英汉对应的词汇,而不知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中恰当使用;三是相较于英语本族语者拥有更丰富的语言资源来表达情态意义,如用 It is probably that...来表示可能性,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量较小,且不能充分理解情态动词的微妙含义,会出现情态动词超用的现象^{[11]p19}。

具体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如表 1 所示。可以发现,can 的占比最高,接近 52%。邓肯检验结果显示,can 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情态动词。有两组对话中,学习者在不到两分钟的对话中,can 出现了超过 10 次。梁茂成分析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书面语中发现,can 和 will 被严重过多使用,尤以 can 的过多使用趋势最为突出^{[10]p53}。可能因为学习者较早习得 can 和 will,从而倾向于使用先习得的情态动词。分析本研究中 can 的实际使用语境可以发现,说话者希望通过 can 来表达鼓励和信心,让听者能努力达成目标,如 First, you can slow down smoking times instead of smoking every day(gd-4)。

表 1 各情态动词分布及频率

	can	will	should	must	could
原始频数	135	64	32	21	8
百分比	51.9	24.6	12.3	8.08	3.1
M±SD	4.5±2.92a	2.13±1.98b	1.07±1.91b	0.7±1.09b	0.27±0.52b

注:本研究中采取汇报原始频数、百分比以及不同情态动词的平均值±标准差(M±SD)的方式;同行数据上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本研究中, should 的使用频率也较高, 梁茂成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笔语中发现 should 存在过多使用的情况^[1] p53。分析 should 使用的具体语境, 如 You should get rid of smoking. It's bad for your health (shd-5), 学习者把 should 理解成“应该”, 觉得是为对方好, 但对 should 的情态意义掌握并不清楚。学习者过多使用 should, 可能会使说话者的态度显得过分肯定乃至生硬、武断, 从而妨碍人际间功能的实现, 使话语有近乎命令、说教的口吻, 影响说理效果^{[10] p54}。

情态动词的不同量值可以表达说话者不同程度的判断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施加的不同程度的压力。Halliday 按量值对情态动词进行分类, 分为高值情态动词, 主要包括 must, ought to, need, have to; 中值情态动词主要包括 will, would, should, shall; 低值情态动词包括 can, may, might, could^[12]。可以发现, 本研究中, 尽管说话者的目标是说服对方, 在话语中仍然较多的使用了低值和中值情态动词。这可能和中国文化有一定关系。中国英语学习者倾向于用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强调听话者本身的能力的方式来试图说服他人。

3.2 条件从句

根据《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的定义, 条件从句指以 if, unless 或类似意义的连词开头的状语从句, 用来描写一种虚构或假设的情景或事件, 其中一个从句里的状态取决于另一从句所描述的可能或将要发生的事情^{[13] p134-135}。说话人表示“劝告”的一般条件式是“如果..., 就...”, 而听话人的推断是“如果希望, 可以通过...实现”^{[14] p62}。通过条件从句, 说话者更好地呈现自己的观点, 增强说服力, 如 If you want to get rid of the habit of smoking, you can call me and I will take you to the hospital (szd-8)。除了采用条件句的肯定式, 学习者也采用了 if 的否定式, 如 If not, you will get a bad disease. It's very serious (sd-4)。说话人指出“如果不..., 就不会...”, 希望听话人听到这些话, 不会实施或立即终止某种行为。本研究中, 30 组对话中, if 条件句出现了 39 次。分析这些条件句可以发现, 学习者几乎都用了 if 引导的条件句, 较少使用 unless, supposing, provided 等来引导条件句, 表达方式比较单一, 句式变化较少。

3.3 不定式

《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指出, 英语的不定式一般与不定式标记 to 连用, 如 I want to go。没有 to 的不定式称不带 to 的不定式或简单形式。带 to 的不定式称为“to-不定式”^{[14] p329}。本研究中的不定式主要指 to-不定式。30 组对话中, 不定式出现了 442 次。在 2 分钟左右的对话中, 不定式出现的频率较高, 平均每组超过了 10 次。徐鹏对英语专业四级口试语料的语料中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存在过用不定式的问题。在“说服力”维度的语言特征中, 不定式每千词的频数为 22.1, 远高于本族语者的 13.8^{[8] p138}。本研究中, 除了说服者, 被说服者也较多地使用了不定式, 如 I also want to have a try. But I really can't control myself to smoke. (ssd-15)。

4 结语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英语专业学生说服话语中的说服性标记语进行了研究, 主要分析了情态动词、条件从句和不定式的出现频率和分布情况。研究发现, 情态动词出现的频率较高, 且学习者表达情态意义的手段较为单一, 同时对部分情态动词的情态意义和使用语境掌握并不准确, 只是简单按照英汉意义的对应进行了替换。分析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可以发现, can 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情态动词, 一是因为 can 习得较早, 二是说话者试图在说服过程中强调听话者本身的努力和能力。学习者较多地使用了低值和中值情态动词。学习者在使用条件从句时, 除了采用条件从句的肯定式, 也采用了一定数量的否定形式。主要以 if 引导的条件从句为主, 表达方式比较单一。学习者在说服过程中采用了较高频率的不定式。

针对上述研究发现, 笔者建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习者不能只关注英语情态动词的汉语释义, 还要关注情态动词的情态意义及使用语境, 避免语用失误。同时, 学习和掌握不同的情态意义表达方式。除了 if 引导条件从句, 学习者可以不断尝试采用其他连接词引导的条件从句, 让自己的表达更为丰富。由于本研究只有 30 组对话, 对其他说服性话语标记语, 如“说服性动词”和“分离助动词”并未分析, 后续研究可以采用更大的样本量对所有的说服性话语标记语予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黄振华, 李新英. 中美大学生说服型演讲中的模糊限制副词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5(S1): 142-

146.

[2]Biber,D.Variations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3]Brennan,S.E.,& Williams,M.The feeling of an other's knowing:Prosody and filled pauses as cues to listeners about the metacognitive states of speakers[J].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1995(34): 383-398.

[4]Holtgraves,T.M.Language as social action[M].Mahwah,NJ:LawrenceErlbaum,2001.

[5]Blankenship,K.L. &T.Holtgraves.The role of different markers of linguistic powerlessness in persuasion[J].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1): 3-24.

[6]Holtgraves,TM.& Lasky,B.Linguistic power and persuasion[J].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9(17): 506-516.

[7]卢岩.说服型英语演讲语篇停顿技巧的语音学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03): 55-57, 61.

[8]徐鹏.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语体特征多维度分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3

4-140.

[9]陈桦,文秋芳,李爱军.语音研究的新平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音数据库[J].外语学刊,2010(1): 95-99.

[10]梁茂成.中国大学生英语笔语中的情态序列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1): 51-58.

[11]马刚,吕晓娟.基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的情态动词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07(03): 17-21.

[12]Halliday,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Arnold, 1994.

[13]Jack C.R,Richard S.et al. 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14]杨敏,冯蜀蓉.If 条件从句的语用意义探析[J].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 61-63.

作者信息:袁兰,女(1982.02—),汉族,重庆市开州区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口语‘多维度’视域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说服言语行为研究”(2023SJYB1991)。

盐城工学院教育教改项目“本科翻译专业多文体阅读教学改革探索”(JYKT2025B084)。